

从巴赫金狂欢化理论视角看果戈里《外套》的文学意蕴

朱梦璇

武汉大学

DOI:10.12238/mef.v8i17.16745

[摘要] 本文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分析果戈里的小说《外套》,探讨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语言风格和情节设置如何反映对19世纪俄国官僚制度与社会不公的深刻批判。通过狂欢化的视角,分析《外套》中对权威、等级与规范的挑战,揭示果戈里如何通过幽默、讽刺与荒诞元素,呈现出对社会体制的反叛与对个体命运的悲悯。本文不仅阐明了狂欢化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也进一步揭示了《外套》作为一部充满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的作品的复杂性。

[关键词] 巴赫金; 狂欢化; 《外套》; 果戈里; 社会批判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The Literary Significance of Gogol's 'The Overco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khtin's Carnavalesque Theory

Mengxuan Zh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Bakhtin's theory of Carnavalesque to analyze Nikolai Gogol's novel *The Overcoat*, exploring how the character portrayal, linguistic style, and plot construction reflect a profound critique of 19th-century Russian bureaucracy and social injustice. Through the lens of Carnavalesque, it examines the novel's subversion of authority, hierarchy, and norms, revealing how Gogol uses humor, satire, and absurdity to express rebellion against the social system and compassion for individual fate. The stud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Carnavalesque theory in literary criticism but also further uncovers the complexity of *The Overcoat* as a work rich in social critique and humanistic concern.

[Key words] Bakhtin, Carnavalesque; *The Overcoat*; Gogol, social critique

《外套》是俄国作家果戈里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842年。这部作品通过书写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死后的怪诞复仇狂欢及其生前死后官员们对其态度的强烈对比来讽刺颠覆封建沙皇专制,深刻揭示了19世纪俄国官僚体制的腐化与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漠视。果戈里通过对小人物的刻画,传达了对社会不公、官僚主义以及人性丧失的强烈批判。

《外套》是果戈里的短篇讽刺小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强调通过对社会常规、等级制度与权威的颠覆性、非正式化手段,来展现社会中的“低俗”元素,反映其内在的不公平与荒谬性。巴赫金认为,狂欢化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反抗机制,能够打破传统的社会规范,揭示社会的另一面。因此,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外套》,可以揭示果戈里如何通过讽刺、幽默、荒诞等手段,对俄国19世纪社会做出深刻的批判。

1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概述

1.1 狂欢化的定义和特点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最早出现在其对拉博雷创作的研究中,狂欢化指的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和权威进行非正式、戏谑、颠覆性的表现,展示一种“不正经”的文化现象。狂欢化的核心特征包括:

低俗化与幽默: 狂欢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低俗化,它常通过幽默、讽刺、滑稽与夸张手法,描绘人性中的荒诞面。这种幽默通常具有一种解构性,通过暴露社会的不公与虚伪,产生出对权力的批判性反思。

群体性与共同体意识: 狂欢化不仅仅是对个体的反叛,也是对群体秩序的挑战。在拉博金节日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会“放下身份”,进行集体性的狂欢,这种共同体意识也是狂欢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权威与等级的颠覆: 狂欢化通过颠倒社会等级,打破传统的权威结构,强调无序与混乱,展现对压迫性体制的挑战。例如,拉博金节日中的行为常常是对“高贵”阶层的滑稽模仿或对其秩序的完全破坏。

1.2 狂欢化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

狂欢化的概念与俄罗斯文学的许多作品相契合。尤其是在果戈里的作品中,狂欢化的元素几乎贯穿于其全部创作。果戈里通过无所不在的幽默、讽刺和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揭露,运用了狂欢化的手法,尤其是在《外套》这一作品中,其通过对主人公阿卡基形象的塑造,以及情节的安排,展现了狂欢化的文化特征。阿卡基的悲剧性命运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悲剧,体现了狂欢化对社会结构和秩序的挑战。

巴赫金认为狂欢式即为狂欢节类型的庆祝活动的仪式、仪礼、形式等的总和。讽刺性的幽默小说最能体现狂欢化意义,因为狂欢总是与笑相联系。讽刺作家享有以幽默冒犯一切的自由,而读者的笑声,则是对这种自由的重大认可,让他们得以行使一种如神明般嘲弄人间荒谬的权利。

巴赫金在分析果戈理的笑声时,挑战了将其简单等同于讽刺与批判的流行观点。他独辟蹊径地将其置于中世纪狂欢文化及乌克兰古代民间神话的谱系中考察,从而揭示了果戈理笑声中深植的民间狂欢根基与诙谐本质。在巴赫金看来,无论是拉伯雷,还是果戈理,他们的笑的实质在于它的非官方性、非宗教性和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平等、自由性,它表达的是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及欲摆脱官方宗教束缚的愿望。^[1]

2 讽刺与滑稽的狂欢化体现

果戈理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我从未想过我会成为讽刺作家并且逗我的读者发笑……我的性格其实更近于忧郁和倾向沉思。这种情况后来又加上了疾病和忧郁症。然而也正是这疾病和忧郁症成了我最初作品中出现的那种愉悦的原因:为了排遣郁闷,我并无计划、不加多虑地虚构了一些人物,将他们置于可笑的地境——这就是我那些小说产生的缘由……还有一个情况:我的笑最初是和善的;我根本没有想过带着什么目的来嘲笑他们,所以当我说,社会上的不同阶层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抱怨甚至愤慨时,我感到无比惊诧,以致最终陷于沉思。“既然笑的力量如此之大,能让人惧怕,那么就不该将它白白地浪费。”于是我决定将尽我所知的全部恶劣的东西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2]果戈理凭借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圣愚式自嘲,为自身赢得了叙事的“冠冕”。正是这项冠冕,使其文本最终实现了彻底的狂欢化。

2.1 人物性格的滑稽性

在《外套》中,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形象充满悖论,他集“滑稽”和“严肃”于一体,展现了典型的狂欢化特征。他的外貌和衣着极为怪异,往往令人发笑“在某某局,有一个小官吏在此供职:这小官吏谈不上卓尔不群、十分优秀,他是个小矮个儿,稍许有点麻子,头发微红,表面看去甚至还有点瞎目合眼的,脑门微秃,两颊布满皱纹,面色则是所谓的痔疮色……”^[3],这种外在的荒诞正是其狂欢化形象的体现之一。

从狂欢化的角度看,阿卡基的性格具有强烈的“滑稽”特质:他毫无反抗意识,生活中充满了无趣的重复与对物质的盲目追求。狂欢化强调对个体的丑化与物化,阿卡基在故事中从一个

“微不足道的个体”变成了社会批判的对象。巴赫金认为,狂欢化中的人物往往是社会中最底层的人,他们通过自我贬低、低俗的行为和语言,展示出对上层社会的挑战与反叛,而阿卡基无意中正是这一角色的代表。这些奇特的特征使他进入了一个与常规生活不同的交往空间,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狂欢世界”。在这一世界中,阿卡基以戏谑、讽刺的方式展现自己。作品中的“侮辱”和“蔑视”并非仅仅来源于他人对阿卡基的轻蔑,而是源于他自身的狂欢化倾向。他那“怪诞丑角”的外表和行为,促使周围的人也被迫卷入到他的狂欢化世界里,形成了一个微型的狂欢广场。

果戈里通过对阿卡基生活中极其琐碎的描写,展现了狂欢化的滑稽特质。阿卡基的生活呈现出一种极端的简朴和禁欲主义特征,他对待食物异于常人,甚至能将苍蝇与杂物一并咽下,这折射出其对物质存在的全然疏离。对于金钱、虚荣、名誉与地位,他也表现出极度的淡漠,仿佛与世俗的一切享乐和欲望都毫无关联。他的世界几乎完全由抄写公文这一单一活动构成,这不仅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也是他存在的意义。尽管这种近乎禁欲的生活方式并非出自他有意识的选择或主动抗拒世俗,他似乎并未对这种生活感到不满,反而沉浸其中,乐此不疲。令人意外的,阿卡基却充满了对外套的盲目渴望,这一追求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意味。阿卡基在自己不计后果地花费大量积蓄购买外套的过程中,体现了对社会认同的渴望,但这种认同本质上是虚假的。这种对外套的执念,既体现了个体在压抑的社会结构中的无奈,也是对当时社会冷漠、官僚主义和阶层划分的一种深刻讽刺。

通过对阿卡基这一小人物的刻画,果戈里呈现出一种荒诞的社会现实,而这种现实恰恰符合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化的基础——通过低俗与滑稽的形式揭露社会的虚伪与冷漠。阿卡基的“低微”身份使他成为了社会阶层中最低的一个,正是这种低层次的存在,成了果戈里批判俄国官僚体制和社会等级的切入点。

2.2 语言的非正式性与幽默

果戈理以笑文化为特征的怪诞现实主义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狂欢化的诗学表达。民间滑稽戏的形式:借助于幽默、嘲弄、夸张、颠倒、戏仿等众多的审美手段使笑具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具有一种“语气同读者非常亲昵的调侃”的叙事特征。^[4]

在《外套》中,果戈里的语言充满了夸张与滑稽的元素。主人公阿卡基的言语和行为常常呈现出一种离奇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既展现了人物的低微地位,也为小说增添了狂欢化的氛围。巴赫金在其狂欢化理论中指出,滑稽性是狂欢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常通过夸张、荒诞与讽刺展现人物的社会处境与身份。

阿卡基的语言充满了顺从和无害,“必须交代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话喜欢用许多前置词、副词,还有这样一些简直不知所云的语气词。假如某事很难开口,他甚至养成了一种根本不把话说完的习惯,因此经常可以听到,他用这样的话开场:‘这,

说真的,完全是那个……’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连他自己也忘了,还以为他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呢。”^[3]这种言语上的温和与低声下气,与周围官僚们的冷漠和讽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语言的反差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幽默感,也使得阿卡基成为了一个滑稽的社会象征,反映出官僚制度对个体尊严的侵犯。

在阿卡基与外界的互动中,他往往不善表达自己的需求,语言上缺乏自信和明确性。如他想请彼得罗维奇修补外套时“我,是这么回事,彼得罗维奇……外套,呢子……你瞧,其他地方都很结实,它沾上了点灰,看起来好像旧了,其实是新的,就一个地方有点儿那个……在背部,还有在一边的肩膀上稍许磨破了点,就这肩膀上有点儿——你瞧,就这点毛病。活也不多……”。

^[3]这种言语上的迟疑与不果断,充满了对外界的顺从和自我贬低,但正是这种“低级”的语言,揭示了社会等级的不公。阿卡基的语言几乎没有反叛和挑战的成分,而是通过他的无奈和受压迫的语气,反映出他无法超越社会结构的束缚。果戈里通过这种自嘲的语言,创造了一种幽默的氛围,使得阿卡基的悲剧性命运在滑稽中更加明显。与此同时,这种自嘲的语言也让阿卡基的悲剧带有一种讽刺的色彩,这种看似没有反抗的语言,恰恰以其非正式和低级的方式,揭示了对权威和体制的深刻不满,使读者在笑声中感受到对社会冷漠的深刻反思。

在得知找回外套无望后,他在临死前梦中呓语:“终于,他破口大骂起来,说了一连串最难听的话,以至于房东太太也连连画着十字,那是她有生以来也从未听过的脏话,特别是这些脏话又紧跟在‘大人’这个称呼之后说出来的……”。^[5]借助梦所赋予的自由,阿卡基的怨恨转化为一阵阵狂欢式的谵语。这些非理性的语言,成为他在梦中挣脱现实枷锁、颠覆一切既有逻辑与阶序的狂欢仪式。巴赫金认为,狂欢化语言通过非正式化来打破高贵和正统的权威,阿卡基的语言就具有这种潜在的反抗力量。

2.3 情节的戏剧性与荒诞性

《外套》的情节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对新外套的渴望开始,到他丧失外套后的悲剧性结局,这一过程中展现了极大的荒诞性和滑稽性。

阿卡基为了一件新外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几乎是为了这件物品,倾尽了自己的所有积蓄,甚至在上生活上节衣缩食。这种对外套的追求极为盲目且单一,表面上看是一种社会认同的渴望,但实际上,外套成了他获得尊严和地位的唯一寄托。这里展现出情节的荒诞性——阿卡基的整个人生与一件外套绑定,这一情节的夸张和不合理性,突出了社会制度对个人价值的扭曲,揭示了底层人物的可悲与无奈,以及社会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冷漠。

阿卡基丧失外套后的悲剧性反转更增强了情节的滑稽感。新外套被偷走后,阿卡基几乎失去了唯一的“社会身份”,他向上级求助却遭遇冷漠回应,这一情节的安排充满了荒谬性。在官僚体制中,即使阿卡基付出了所有,他依然无法获得应有的关注与帮助。果戈里通过这一反转情节,强化了对俄国官僚制度的讽刺。即使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基本需求,也无法得到应有

的关注与回应。

阿卡基的生存法则决定了他生前的沉默,其反抗唯有在死后以幽灵的形式爆发。这场在狂欢广场上获得的胜利,是他现实苦难的一次倒置的满足。此举不仅幽默地矫正了现实中的不公,更通过颠覆森严的等级与价值体系,实现了对现实权威的终极消解。

这种胜利不仅呼应了民间流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报应观念,也反映了作家对脆弱且遭命运不公的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与关怀。通过这一荒诞而戏谑的情节,果戈里展现了社会不公的颠覆与对弱者的体恤,呈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正义与底层抗争的胜利。

阿卡基的悲剧本质上是一种狂欢化的“社会倒置”。他从一个被忽视、被压迫的官僚底层人物,到死后变成一个以“幽灵”身份复仇的形象,情节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情节能够突破社会的等级和常规,而《外套》通过阿卡基从死后复仇的荒诞情节,打破了生死、顺从与反抗的界限。这种情节发展展现了阿卡基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他虽然在生前屈辱无力,但死后却获得了一种极端的复仇方式,这种荒诞的复仇行为正是狂欢化的重要体现。

3 对权威的挑战与精神的狂欢化

《外套》中的狂欢化元素,表现为对俄国社会官僚体系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强烈反叛。阿卡基对新外套的追求,表面上看是个人的虚荣心,实则反映了他对社会认可的强烈渴望。官僚体制对个体的压迫使得阿卡基的需求显得微不足道,但他对物质的追求却体现了对更高社会地位的向往,形成了对等级制度的挑战。

阿卡基在失去外套后的精神崩溃,体现了狂欢化中的精神变异。阿卡基并非一个有权力的人物,他的身份地位极其低微,但正是这种“底层人物”的形象,展示了果戈里对社会规范的挑战。巴赫金认为,狂欢化不仅仅是对个体的批判,更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颠覆。《外套》通过阿卡基对新外套的渴望,以及丧失外套后的极端行为,展现了一个小人物的无声反抗。通过复仇,阿卡基似乎从死者变成了社会规则的破坏者,这种精神上的狂欢化,不仅揭示了社会对底层人物的残酷压迫,也反映了在极端情况下个体如何超越生死,进行对压迫体制的反抗。

3.1 加冕和脱冕仪式

在日复一日的身份枷锁与等级规训下,人的感知逐渐变得麻木,灵魂也陷入沉寂。狂欢节则如同一场定期的灵魂起义,它颠覆日常权威,激活那些被压抑的卑微者,让他们从底层挣脱,共同构筑一个与日常截然“背向”的欢腾世界。这也就是说,权威被“脱冕”(развенчание),而底层的奴隶被“加冕”(увенчание)。^[6]在《外套》中,这则体现在阿卡基获得与失去新外套的跌宕起伏中。

年届五旬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倾其半生积蓄,终于从裁缝彼得罗维奇手中接过了那件梦寐以求的新外套。他郑重地脱下那件磨损不堪的旧罩衫,犹如完成一次庄严的“换装”仪

式,将崭新的外套穿上身。当晚,他踏上日渐熙攘的街道,前往副科长的晚会——这不仅是场命名日庆典,更像是他个人的“加冕”盛宴。此情此景,宛如一位沉默的“君王”在无形人群的簇拥下,步向那狂欢化的广场(副科长家),等待属于他的时刻。

客厅里,同事们举杯畅饮,喧闹之声扑面而来。在这个临时构成的狂欢广场中,严格的上下级界限似乎悄然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等而自由的狂欢氛围。素来与酒绝缘的阿卡基,在众人的怂恿下破例饮尽两杯。最初的那份拘谨渐渐消散,一种陌生的愉悦在他心中漫开——在这场晚宴中,他仿佛真正完成了那迟来的“加冕”。

根据巴赫金的观点,狂欢化的加冕之后必然伴随脱冕的仪式,“脱冕的礼仪与加冕仪式正好相反,必须扒下脱冕者的帝王服装,摘下他的冠冕,夺走象征权力的物品,并且要嘲弄他,甚至殴打他”。^[7]阿卡基的经历恰好体现了这一点。在归家的路上,他遭遇了强盗,被踹了一脚,随后失去意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新外套已经不翼而飞。阿卡基的外套,这一象征着“国王”身份的物品被抢走,且他自己还遭受了暴力,这标志着他的“脱冕”完成。

然而,阿卡基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死后,他的鬼魂并未让圣彼得堡恢复平静,反而掀起了轩然大波。果戈里为阿卡基安排了一个充满怪诞现实主义风格的结局:阿卡基以幽灵的身份重返彼得堡,找到曾经侮辱过他的大人物,并抢走了这些官员们的外套。通过这一情节,果戈里再次为阿卡基完成了“加冕”仪式,同时也象征性地完成了这些官员的“脱冕”。

果戈里曾是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一个小官员,他通过亲身经历和敏锐的观察,深刻了解了底层官员在黑暗制度下的悲惨命运。通过怪诞的想象,果戈里描绘了阿卡基的加冕与脱冕,借此向沙皇专制制度的顶层权威进行挑衅与反抗。^[8]

3.2 死亡与新生的两重性

根据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死亡与新生的两重性不仅是小说情节的关键转折点,也是小说中狂欢化的重要表现。巴赫金提出,狂欢化通过对社会秩序的解构、对生命和死亡界限的模糊化,以及对常规社会规则的戏谑,展示了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反转。《外套》通过阿卡基从活着到死去,再到以幽灵形式复仇的转变,构建了一个充满荒诞和戏谑的死亡与新生的双重结构。

阿卡基的死亡,表面上看是小说中的一大悲剧,但从狂欢化的视角来看,死亡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荒诞性。阿卡基死于一种几乎无关痛痒的病症——他在寒冷的冬夜中因伤心过度和身体虚弱而突然死去,这种死法没有英雄性,甚至没有激烈的挣扎与悲痛,反而显得非常平淡与无声。巴赫金曾指出,狂欢化通过荒诞的方式对待死亡,打破了传统社会中对死亡庄重和悲痛的常规表现。

阿卡基的复仇象征着死亡与新生的交织。这一形象的“肉体”从生到死,“灵魂”再从死中复生,形成了一场充满怪诞色彩的转变。作品中,当死寂的状态达到极致时,狂欢随之而来。死

亡本应是无法复生的终结,但在这死寂的过程中,新的生命孕育而生,取代了已消逝的生命。阿卡基在日常生活中的死亡,并非彻底消失,而是在这场狂欢节庆的背景下复活,体现了从死到生的狂欢化轮回。通过这个情节,果戈里不仅展示了阿卡基从“死”到“生”的转变,也反映了社会体系对个体的压迫如何转化为一种更为强烈的反叛力量。阿卡基的幽灵通过复仇展现了他从生命到死亡再到幽灵的循环,象征着在极端压迫下,即使个体死亡也能以幽灵形式反击,呈现出对权威的挑战。这种反叛体现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特征——即死亡和新生的界限被打破,权威和常规被戏谑与颠覆。

双重性是怪诞形象的一个必然特征:“怪诞形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9]阿卡基变为亡灵后不复生前矮丑的相貌,而是“个子已经变得高多了,蓄起了大把的胡子”,化身幽灵的阿卡基不再隐忍,他甚至以摇晃手指的姿态,戏谑地威吓昔日同事。而那位“大人物”与亡灵相遇的场面则极具讽刺——往日威严在惊恐中荡然无存,其狼狈状貌令读者发噁。这鲜明对比意味着,在死亡面前,一切等级制的冠冕都被无情摘下。果戈里借此完成了对封建权威的狂欢化祛魅,唯有在喜剧文体的庇护下,他方能以如此辛辣的笔触,对沙皇专制发起直指核心的挑战。

4 结语

本文通过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深入分析了果戈里的《外套》中的人物、语言风格和情节安排,揭示了这部作品如何通过狂欢化的手法,挑战19世纪俄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官僚体制。果戈里通过对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描写,展现了一个社会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并通过讽刺与滑稽的元素,巧妙地呈现出对当时社会不公、官僚主义以及人性的深刻批判。本文的研究发现,通过狂欢化的方式,果戈里不仅批判了社会的冷漠与阶层分化,还对权威进行了深刻的挑战,最终以阿卡基的精神狂欢化与复仇行为,揭示了个体对压迫体制的潜在反击。通过狂欢化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外套》中的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同时也展示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在俄罗斯文学批评中的独特价值和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 [1]赵晓彬.果戈理:东西方笑文化的集大成者——巴赫金和洛特曼论果戈理的笑[J].俄罗斯文艺,2005,(04):16-19.
- [2]Гоголь Н. В., “В.А.Жуковскому 29 декабря 1847 г.”, in Гоголь Н.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омах, Т.6, М.: ГИХЛ, 1959, с. 426.
- [3]王立主编,《俄罗斯文学名著赏析(小说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 [4]《巴赫金全集》[M].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5]果戈里.果戈里短篇小说选[M].杨衍松,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6]王志耕.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与俄罗斯的狂欢节传统[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2,32(02):219-230.

[7]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佟宝慧.《外套》和《范进中举》的狂欢化特征比较分析[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04):448-454.

[9]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朱梦璇(2002--),女,汉族,湖北省黄冈市人,本科,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